

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，菊美妆园，黄叶飘洒，秋天是最有诗意的季节之一。成都的秋有着独特的深情、凛然和纯美，引来历代诗人之为沉醉。

“秋水才深四五尺，野航恰受两三人。”美妙的田园画卷，不仅妆点了成都秋的世界，也点染了杜甫的人生；“锦江秋雨芙蓉老，笠泽春风杜若芳。”成都或晴和或温润的秋日，给陆游带来慰藉，成都是他的精神故土；“四十里城花作郭，芙蓉围绕几千株。”杨夔笔下的成都，初秋的丹桂，仲秋的花蓉，晚秋的金杏，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秋色。诗人们留下的诗句，每一句都浸透成都秋的清涼与唯美，每一句都洗涤着人的眼眸与灵魂。

涓涓锦水涵秋叶

——古诗词里的秋韵成都

□许永强

凛然之秋

“八月秋高风怒号”

1200余年前，一位游子来到成都，他就是杜子美。乱世中，这是饱经磨难的诗人短暂的一段安宁日子，他在浣花溪畔筑草堂，于此卜居、会客、吟咏。浣花溪潺潺流过，可以流觞曲水，可以濯纓濯足，多少诗句于兹凝练成传世经典。

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。”这，或许是杜诗中关于成都之秋最著名的片段。一个秋雨冥冥的傍晚，怒吼的秋风卷走了诗人草庐屋顶的茅草，茅飞翻卷，洒遍溪畔。此情此景，或许唤醒了诗人颠沛流离的记忆。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由自身遭际，推之于天下寒士，于困厄之中，仍心存大爱。后世文人常将成都秋日的草堂作为正气凛然的精神寄托，

而更多的，是晴和的秋日。在成都的秋天，杜甫呼朋唤友，策杖远游。他到锦里先生家登门造访，与锦里先生一起泛舟游玩，度过了难忘的一天：“秋水才深四五尺，野航恰受两三人。”野渡的船只能容下两三个人，秋水泛舟，自有渔翁之乐。

杜甫的一首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让成都的秋天永远留在了浩瀚的中国文学史上，也成就了成都秋的凛然之美。唐代诗人戎昱写道：“九月龟城暮，愁人闭草堂。”明代诗人沈周写道：“秋来无那多风雨，遥忆成都旧草庐。”

芙蓉之秋

“只有芙蓉独自芳”

成都的秋花，以芙蓉为首。五代时，后蜀王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喜爱芙蓉花，于是孟昶命人在城墙上遍植芙蓉树。自此，每年秋天，成都便被锦绣的芙蓉花簇拥起来，秋日的芙蓉烂漫成就了一份独特的成都诗意，成都也因此得名“芙蓉城”“蓉城”。至今，芙蓉花依然是成都的市花。

自后蜀时期起，成都的芙蓉便多有文人吟咏。后蜀诗人张立在《咏蜀都城上芙蓉花》中写道：“四十里城花发时，锦囊高下照坤维。”其中“坤维”指的是“西南”，代指成都，四十里秋日芙蓉的连绵景象让人叹为观止。清人张怀淮的《后蜀杂事诗》则对芙蓉的描写更为生动：“护花帟幄一重重，渲染秋光分外浓。笑指此城真是锦，女墙十里种芙蓉。”

一到秋天，赏芙蓉是成都人必备的仪式感。从时序上讲，芙蓉花算是这个城市一年里最晚开放的花，“开了木芙蓉，一年秋已空”，说的是芙蓉花期长，正如苏东坡所说的“千林扫作一番黄，只有芙蓉独自芳。”“一扬二益古名都，禁得车尘半点无。四十里城花作郭，芙



今日摩河池。刘陈平摄

蓉围绕几千株。”清代诗人杨夔写下《锦城竹枝词》一诗，也诠释了芙蓉花开锦官城的美景。早在唐代，长居成都的女诗人薛涛就有诗句“芙蓉新落蜀山秋”。薛涛亲自设计和督造的薛涛笺，是由浣花溪的水、木芙蓉的皮、芙蓉花的汁制作而成，被誉为唐代名笺纸。

古迹名胜之秋

“散花楼晚挂残虹”

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成都历朝历代留下的供人凭吊的古迹名胜数不胜数，文人骚客若在秋日凭吊古迹，追思历史变迁，自然是让人心生萧瑟、感慨万千。

葛陌，今属双流区，相传为诸葛亮故居。唐代李吉甫在《元和郡县志》中记载：“诸葛亮旧居在双流县东北八里，今谓之‘葛陌’。”清代双流籍川西大儒刘沅在拜谒葛陌故地后，看见满目的秋草衰败景象，悲上心头，因有诗曰：“一丛大星殒西北，秋风稼穡悲荒凉。”诸葛亮读书台，相传在葛陌附近。宋代双流籍文人宋京，在观谒相传是诸葛亮读书的故地后，作《孔明读书台》一首，其中“安得台边见古人，秋草重生类书带”以秋日景物为寄托，抒发了心中的无限敬仰。

古蜀丛帝之墓，相传在成都郫县（今郫都区）望丛祠内，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的一祠祭二主、凭吊蜀先贤的最大帝王陵冢。清代阆中人金玉麟，在秋日目睹古蜀丛帝墓前荒草丛生，听到树林之中相传是望帝所化的杜鹃鸟声声哀嚎，不禁写下《成都怀古》：“萧瑟空林杜宇号，鳖灵孤冢长蓬蒿。青衣旧治夸王会，白水秋江吼怒涛。”

除了古迹，成都最让文人墨客留恋

的便是名胜。摩河池，又名龙跃池、宣华池，始建于隋炀帝开皇二年（585年），距今约1400多年，初为隋朝益州刺史杨秀修筑成都子城时取土所留大坑，后来逐渐修缮成为成都一大名胜。诗人杜甫在《晚秋陪严郑公摩河池泛舟》中用“高城秋自落，杂树晚相迷”表现了摩河池秋夜的恬宁。2023年，消失已久的摩河池又复现于成都市民的视野，杜甫笔下的“晚相迷”景象依然与我们近在咫尺。

散花楼，相传为隋朝时期蜀王杨秀所建，大致位置在今天的成都市人民南路展览馆附近，李白曾在这里写下著名的《登锦城散花楼》。唐代诗人顾云（生卒年不详）在《筑城篇》中描绘散花楼前夕阳晚照、秋日锦江澄中映绿的画卷，诗曰：“散花楼晚挂残虹，濯锦秋江澄倒碧。”

百花潭，据《成都县志》和《蜀中名胜记》中记载，传说浣花溪在城西五里外，民家之女任氏为病僧洗涤袈裟，当袈裟入水，水面漂满百花，“百花潭”因此得名。宋代诗人汪元量在《百花潭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红船载酒环歌女，摇荡百花潭水秋”，试想歌声四起、美酒飘香，舟行至百花潭中，秋意绵绵，怎会不引发后世文人对成都百花潭的无限遐想？

万里桥，是成都历史上著名的古桥。三国时，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在此设宴送费祎出使东吴。大诗人陆游曾在蜀州做官，他与崇庆（今成都崇州市）府学教授谭德私交甚好，曾与他在秋日的万里桥头分别，临别之际他写下了《临别成都帐饮万里桥赠谭德》，首联“成都城南万里桥，芦根草末风萧萧”，开门见山，写出了秋日万里桥芦苇萧瑟、浮萍惨淡、秋风萧瑟的景象。

节气之秋

“玉轮初满空，迥出锦城东”

自古以来，七夕和中秋便是中国人极其重视的节气，许多文人在成都度过了秋日的节气，也描绘出了成都秋日的节气之美。

唐代诗人武元衡是武则天的曾侄孙，一生大起大落，屡遭贬谪。不过，他的一生也有许多美好的往事，比如他曾在成都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中秋。成都的中秋，圆月当空，桂花四处飘香，歌女在珠玉帘内歌舞助兴，他挥笔写下了《八月十五夜与诸公锦楼望月得中字》，诗中有“玉轮初满空，迥出锦城东。相向秦楼镜，分飞碣石鸿。桂香随窈窕，珠缀隔玲珑……”

宋代文人京镗，官至丞相，系高宗绍兴二十七年（1157年）进士。他在淳熙十五年（1188年），被授四川安抚制置使，知成都府。1192年，京镗在成都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七夕夜，他在《满江红》一词中抒发了早秋的爽朗，展现了星下豪饮、女子乞巧的生动画卷：“雨洗

今日望丛祠。图据成都市郫都区政府官网

新秋，遭凉意、驱除残暑。还又是、天孙河鼓，一番相遇。银汉桥成乌鹊喜，金奁丝巧蜘蛛吐。见几多、结彩拜楼前，穿针女。舟楫具，将归去。尊俎胜，休匆遽。被西川七夕，四回留住。此地关心能几辈，他年会面知何处。更倚阑、豪饮莫辞频，歌金缕。”

伤感之秋

“锦江秋雨芙蓉老”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。”成都的秋，自然也逃脱不了诗人融情于景的抒发。

唐代，常年居住于锦江之畔的蜀中才女薛涛为抒发日积月累的闺怨，在《赠远二首》中写道：“芙蓉新落蜀山秋，锦字开缄到是愁。闺阁不知戎马事，月高还上望夫楼。”秋月、秋江把女诗人的思恋烘托到极致，夹杂着无奈、悲情，秋的惆怅让人只觉入木三分。后蜀诗人张立，在看到芙蓉凋零的景象后，一改曾经对芙蓉的褒赞，作《又咏》借景抒情：“去年今日到成都，城上芙蓉锦绣舒。今日重来旧游处，此花憔悴不如初。”

客居四川多年的大诗人陆游，生逢北宋灭亡之际，少年时即深受家庭爱国思想的熏陶，在四川为官多年，一生始终不忘精忠报国，壮志未酬也不禁在《幽居晚兴》中感慨：“锦江秋雨芙蓉老。”南宋末年，诗人许月卿颇有才华，但因奸臣贾似道当政，他不愿同流合污而闭门不出，在宋朝被元军灭亡后也闭门不出。他在《次韵蜀人李施州带端午》写道：“莫说成都景，岷峨秋满襟。”诗中借成都景象，抒发了诗人对大好山河的追忆。

纯美之秋

“早霜风叶一林秋”

成都的秋天，最让人喜欢的还是那份纯美。这份纯美，没有夹杂过多的思绪，就是将成都秋色自然地勾勒出来，便是一份最本真的季节之美。

咸亨元年（670年），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王勃，与薛华在四川再次分别，写下了一首《重别薛华》，虽然此诗的感情基调比较愁苦，但首联“明月沉珠浦，秋风濯锦川”，直白、自然地勾勒出成都秋日的悠远。南宋大诗人陆游，于秋日从江源县（今成都崇州市）返回，路过双流，路上见秋日之美景甚多，但来不及驻足，径直赶回成都府，因作《自江源过双流不宿径行之成都》一首。诗句“斜日驿门双堠立，早霜风叶一林秋。”描绘了一幅斜阳映照驿站门口一双小土丘、已被秋色染红的树叶带来一片秋意的纯美景象。

成都的秋，话不尽，诗咏不尽，正如那句“涓涓锦水涵秋叶”，那份悠远、内敛、纯美、深邃，让人久久沉醉，久久遐想。